

北京的爷文化

杨建东

近期热映的《老炮儿》，把老北京的那些所谓胡同里的顽主老炮儿展现在观众面前。什么叫老炮儿？就是原来在北京雍和宫附近有个炮局胡同，那里面有个拘留所，北京的小痞子们动不动就“茬架”，然后，公安局对他们进行处罚，就把他们关进炮局胡同的拘留所，老进炮局胡同拘留所的人被叫“老炮儿”。这些老炮儿老了就被老北京人尊称为“爷”，冯小刚演的就是那么一位“六爷”。

您兴许看过老舍先生的话剧《茶馆》吧？大家都能记住那厚义疏财的常四爷，那胆小怕事为人忠厚的松二爷，财大气大的秦二爷！老北京确实有不少爷！北京是六朝古都，天子脚下，从紫禁城金銮宝殿上的万岁爷，到各府中的王爷、贝勒爷，再到各大宅门中的那些爷们。市井民间的能说会道的侃爷，蹬三轮车的板爷，可谓上达掌管天下的一国之君，下及臭汗卖力气的凡夫走卒，都有一个爷字相称。

这个文化是和满清的旗人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着潜移默化般的感染力。像我的义父著名中医谢子衡先生，久居北京，家道殷实，是和宫里交买卖的“德润参茸庄”的东家，会玩讲究，一直被尊称为“谢五爷”。哪怕你出生在外地，从小在北京长大，也会染上爷文化的习气。著名戏剧家吴祖光的父亲吴瀛字景洲，祖籍常州，后居北平，在琉璃厂收藏界是挂了名的，就被称为“吴三爷”。

老北京人讲究规矩，玩世不恭，爱面子，会玩，会吃，谱大是出了名的。出门见到长辈必须称“您”，提及或说到另一位长辈必须称“您”。在外面处事，处处给别人留面子，绝不说出刺激性强的话。给别人以充足的面子。还有，比如去洗个澡，请个客，必先结账。这叫有面，讲外场。遇到不平的事，敢站出来叫叫板。在北京，这叫管闲事！还有个最有特点的北京打架方式和别的地方不同，一拨人和另一拨人“茬”起来了，双方一见面，里面双方都有个熟人，两人马上出来讲话：“怎么着了？这是谁和谁呀？得哟，瞧咱们哥俩的面了，走！柳泉居喝口去！”两拨人竟然握手言和，酒桌上推杯换盏了！最后喝得相拥而泣，一片乌云就这么散了！

再就要说，那些好玩的。玩，那也得到位，养鸟的，讲究德州马的笼子，什么样的杠？什么样的鸟食罐，都要有准谱，不能随意搭配。那些好养虫的，就养的是蝻蚰儿、蝻蚰儿之类能鸣叫的昆虫，哪怕那个养虫的人吃不上喝不上了，也得攒出一口来喂这个虫。宁可自己饿着，也不能让玩艺受罚。说起吃，也得讲究，和新朋友聚会得去“来雨轩”，和德高望重的聚会，得去“会贤堂”，老人做寿要去“步瀛斋”买双鞋做寿礼。就是吃个最普通的炸酱面吧，也得几两六必居的黄酱，几两桂馨斋的甜面酱，就为借那料酒的味，更是不能缺了“菜码儿”的，就是配菜。

现在，北京“爷文化”基本消失殆尽，因为现在二环里住的都是外来的大款们，“爷们”现在大概要去郊区寻了，爷们在逐渐地老去！

跟茶友一起参加武夷山茶之旅，在当地朋友的帮助和带领下，奔赴各茶园和茶场，还幸运地进入了“世界人与生物圈自然保护区”桐木关，去探访正山小种的起源。桐木关，是武夷山八大雄关之一，位于武夷山脉断裂垭口，海拔一千多米，闽赣古道贯穿其间。关卡的这边是福建，另一边就是江西，靠福建这边的区域，便是正山小种的发源地。桐木关，也是个带有神秘气息的词。因为，去那里有一个多小时车程的盘山公路，需要预约并且身份证登记才能入内；据说这里生态良好，每一棵树都受到保护，号称“开启物种生物基因库钥匙”；据说赫赫有名的“金骏眉”创始人就住在这里，并且依然亲自接待南来北往的茶人……我们就揣着各种遐想与期待进入了桐木关。在武夷，山间云雾缭绕是常态，这几日已经审美疲劳，可是，绿玉般的水面上，居然有层轻纱笼罩，不浓不淡，不蔓不枝，轻灵飘逸，有

我小时候吃东西很 yimjim，广州话的 yimjim 就是上海话的“疙瘩”。我不吃肥肉，吃瘦肉也很 yimjim，吃叉烧也规定要到一家指定的烧味店去买，那家店在广州宝华路多宝路口，叫“大元”，因为它卖的叉烧是用正规的里脊肉烤制的。至于肥肥的烧肉，我连碰也不碰。可我现在完全变了，太爱吃肥肉了。每次到烧味店也只买烧肉，不买叉烧，再说现在卖的叉烧也不纯正，只要是瘦肉，烧烤出来就算是叉烧，不值得吃。一个不吃肥肉的人，现在怎么会热衷于吃肥肉的呢？

我怎样吃上肥肉

任溶溶

话说 1938 年，我从广州逃难到成为孤岛的上海。当时租界由于日军封锁，食品缺乏，配给大家吃的是杂粮，要吃大米只能靠跑单帮的偷偷越过日军封锁线贩来大米，肉类以及鸡鸭等等也同样靠跑单帮的偷偷运来。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整整有九天没有吃到过肉，连一根肉丝也没有见过。接下来我们店里的厨师傅动足脑筋弄到了肉，红烧了一盆端上桌子上来，全是肥肉。可我毫不客气，夹起一块放到嘴里，咬了一口。唉呀，好香啊！我也不管是肥肉瘦肉，美美地把这块肉吃掉了，再夹一块。真是再简单不过，我就这样吃起肥肉来了。

吃不吃肥肉只是个饮食习惯问题，我奉劝所有不吃肥肉的朋友，你们都要想办法爱上吃肥肉，特别在上海。本帮菜里的肥肉菜特别多，特别好吃，最普通的就是红烧蹄膀、腌笃鲜，这两个菜广州是没有的，太好吃了，不吃肥肉就享受不到。可是在广州要是不吃肥肉也享受不到烧肉和烤乳猪的美味，因此也要吃肥肉。

至于怎么样能从不吃肥肉到吃肥肉呢，大家不妨动动脑筋。实在没有办法的话，按照我的经验，让嘴巴十天不知肉味，如何？

量与开采现状。他本可不必亲历，但尽忠科学的信念和精神让他义无反顾地执著前往，他说，“我觉得此种任务关系很大，所以我要亲自去看看，方可使将来计划易于实行。”胡适说了是“在游兴和责任心的双重诱惑之下，爬上三千多英尺的高山，又走下六百多英尺斜深的矿洞”。此番亲历，丁先踏足衡山，步行至山顶祝融峰；后履履谭家山煤矿勘察，一直下至矿洞底层，一路备尝艰辛，不意患上伤风。回到衡阳当晚，又因生炉火不衡阳中毒。由于治疗出现闪失，不出一月竟病逝于长沙，享年未及五十。



青春纪念 (油画) 魏津

尽忠与守诺

陆其国

忠于科学及信守学人的承诺，无疑值得称道。历史学家罗家伦就曾称道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一位学人对于他所学的科学像丁在君(文江)先生这样的尽忠，真是很少；而且对于朋友能实践其在学术上帮忙的诺言，像他所采取的这般作风，更是少见。”前者即指丁文江“尽忠”于地质科学。

1914 年，丁文江留英回国三年后，独自赴云南进行地质调查。1916 年地质研究所举行首批学员毕业典礼，丁对学生说，地质调查既艰险又有乐趣。1935 年岁末，丁赴湖南调查粤汉铁路沿线的煤矿储



繁琐的，它需要经过十道工序：萎凋、揉捻、发酵、炒杀、复炒、复揉、筛分、干燥、拣剔、分级。因为生长在参差不齐的陡峭岩壁上，这就注定桐木关的茶叶不能用机器而只能人工手摘，这就保证了它的原汁原味。萎凋是用天然松木烘焙，茶叶被铺在密闭不透风的木头房间里，经过长达两天的熏制，松木的香味渗透到茶叶的肌理，制成之后色泽乌润，冲水后汤色金黄或艳红，滋味醇厚，带烟熏香气，有的略带桂圆香。好的产品还须好的展示。茶艺师的演绎无疑是上佳的，且看她取茶、闻香、冲泡，然后用杯盖轻轻撇去泡沫，至杯沿顺势一转，无声无息地把泡沫送入茶盘。其姿态柔和，手法娴熟，行云流水，一气呵成，看着都是一种享受。除了茶的品质，水的温度，冲泡的时间，周围的环境，茶艺师的冲泡水准，都能影响

桐木关访茶

湘君

我热爱绍兴这块土地，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越中先贤，我们中国文化，我们中国民族的精神不能缺少了绍兴这块沃土。我热爱绍兴的另外一个原因，因为我是一个老百姓，我只能用自己的感情来处理我的生活问题，是因为我的同事、好朋友、哥们张桂铭是绍兴子弟。他在生前做了无愧于父老乡亲，无愧于这块沃土的事业，很可惜，他去世了。他去世后，我一直心情不好。

今天，桂铭已经走了一年多，绍兴这一父母之邦没有忘记这个到上海闯荡的绍兴子弟，来做这样的展览。我想，桂铭老兄如果地下有知，他一定有所安慰。

桂铭是一个非常本真的人，在这一点上可以说他了解绍兴的传统文化基础。绍兴是当代社会的一个缩影地。我这个人生活习惯比较随便，但是，这个展览，这个纪念活动，我是不能迟到的。我早上带了我的两个学生 5 点钟从家里出门，我们带着一份虔诚，一点温暖和朴素的友情，下决心一定不能迟到。可是接我的朋友不认识这里，在高楼大厦之间转了七八个圈，拖延甚久，所幸没有迟到。

我讲什么呢？我以前的一个朋友，一位前辈，是我的忘年交，叫郑拾风。在旧中国，在抗日战争时期，是个铁骨铮铮的人，他与绍兴也有关系，他写过昆曲的《钗头凤》，我想起他。有一年，他在南京中央政府某报头版就论专栏的文章，因为直言论政出言不逊，得罪了当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结果，这篇社论被取消了，被开了天窗，郑先生只写了一句话六个字：“今日无话可说”。我们现在有充分的说话的自由，享受社会主义的伟大，包括说话带来的好处。

中国当代画家画得没有以前好，在卖画的价值上是享受了从中国书画市场以来的最好的价格的，不得不看到中国的书画艺术在享受着种种超过它本身价值的种种物质待遇的时候，中国的书画艺术在另一个层面上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在这样的情况下，张桂铭先生跨出了一步。我常常对他讲，你的画，就像你们的绍兴大板。我没有他画得好。但我是山东子弟，山东与绍兴也有点关系。所以，绍兴这个地方成了我们的精神寄托，尤其桂铭与我非常要好的朋友，几十年前在他变法以前，我就关注他，我就觉得他的画将来可能为绍兴，为他自己，为说不清道不明的中国画带来另外的璀璨和光明。

而罗家伦所说“对于朋友能实践其在学术上帮忙的诺言”，是指罗主持中央大学期间，时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的丁文江有一天去看他，对他说，“现在你主持中央大学，我希望你能够把中央大学的地质系办成第一流的地质学系。”这正合罗意。他趁机向丁提出，“若是你能到中

央大学来做地质学系主任，我正是求之不得，现在能否请你答应下来。”丁回道，自己受蔡元培先生之聘到中研院工作，不但不不能辞，也不能兼职，但可以“从旁帮忙”。罗不以为然，“中国人开口就说从旁帮忙，实际上这四个字就是推托的话。试问你自已不参加，如何可以从旁帮

他去世以前的二十年左右的时间，他的张派艺术的的确得到了成功。我和他经常通电话，有大嫂为证。我们在电话里不谈钱，不谈名，不谈女人，我们谈画画，谈精神追求，谈谈怎样让艺术开出更加灿烂的花朵。

历史不会亏待真诚对待家乡父老，真诚对待宣纸的人。张桂铭就是这样的人。我相信张桂铭一定会使绍兴越中先贤传统后继有人。

我非常惋惜他的离开。对于先贤最好的纪念就是了解他，看懂他的意义。张桂铭是非常感性的人，他很坚强，但也有软弱的时候。

20 多年前，我曾请他跟我去北京中国国画院看望我的恩师叶浅予先生。我跟他你说你就这样画，总有一天会得到承认。首先是得自己的承认，那些老板的承认是不重要的。金钱对于已经到另外一个世界去的张桂铭已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这张纸，在这张纸上的外化和外延。桂铭用他的生命证明了他会取得可能不大，但也不小的成功。

我曾经用我微薄的能力温暖过他。在从北京回来的飞机上，我做了一首诗，记得有一句话是，“君是今八大”，他听了吓了一跳，说：“君彦，你开啥玩笑。”我这个人喜欢开玩笑，我说，你就是当代的八大。坐在飞机上，前面有个清洁袋，我喜欢画速写，笔永远带在身上。我就把清洁袋拿出来，把这几个字写上，交给桂铭，我说：“我签个字，写好日期，你保存着。我对你有真正的认知。”这是真话。

有一天，和他在程十发家里，程十发是一个很具有才气的中国画家，但他的性格从他的画上表现出来，他没有张桂铭那种绍兴人的“憨腔”。我问程十发，你对桂铭新的艺术探索有什么指教，有什么看法，有什么决见，程十发说，他是“外星人”。我不知他是否肯定张桂铭的新探索，还是对此有保留意见，这都是正常的。

去年，大嫂带我们来参加展览。我曾经做过一首打油诗，来纪念我们尊敬的张桂铭大哥。最后一句，我表示忧虑，绍兴钞票太多了，张桂铭太少了。大概意思说，万家子弟尽雕虫，只可惜不是雕龙！经济是不能软化的。今天举办张桂铭的画展，以及师友们对他们的纪念画展，包含着大家对他的尊敬，对他的惋惜。

我相信，绍兴子弟张桂铭先生艺术不朽。

看张远去

在画家张桂铭灵前的演说

谢春彦



十日谈

行旅履痕

行走的路上遇见书香，请看明日本栏。

台湾学人潘光哲指出：“丁文江在 20 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社群里的角色与地位，值得多方面的深入探索，更往往发人深思。”罗家伦则说得更通透：丁文江“这种爽朗忠诚的格调，实在足以挽救中国政治、社会乃至学术界的颓风，最应该为大家效法的”。